

海外
藏
書



海外藏書



啓功藏書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外藏书/聂明主编—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1. 4

(华夏藏书系列)

ISBN7-81056-523-0

I. 海… II. 聂… III. 古籍—汇编—中国 IV. Z4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1792 号

书 名 海外藏书

主 编 聂 明

责任编辑 张 山

出 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(地址：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电话： 68472815 68932218)
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区华龙印刷厂印刷

开 本 850×1168 (毫米) 1/16

印 张 240 印张

字 数 3400 千字

印 数 1000 册
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7-81056-523-0/Z·9

定 价 1660.00 元 (全六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前言

华夏文明源远流长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。五千年来层层积聚、沉淀，最后升华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奇异力量，渗透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；恩养的水土里；历游的山川中，时时刻刻都在无声中滋养着我们的心灵和思想：《尚书》闪耀着原始民主的色彩；《周易》高扬着革故鼎新的精神；『汉唐盛世』让世界为之瞩目；『四大发明』令国人为之自豪……这一切令华夏儿女心潮激越，携手并肩去捍卫和平，去追求幸福；令炎黄子孙无论遇到多大的灾难都能够自尊自爱，自强不息地凝聚在一起，共同去面对不幸，共同去抵御外侮外侵。正是这种民族文化凝结的奇异力量，才使得中华民族延绵几千年生生不息，正是这种深厚的文化沉积，才使得我们的民族更加充满思考的理性，正是这种巨大的文化潜能，才使我们的民族越发充满生机和活力。

屈辱的近代，中华民族惨遭西方列强宰割和蹂躏，大好河山满目疮痍，失落和彷徨后我们共同地发出愤怒的呐喊，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探索和奋斗，最终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：一个优秀的骄傲的民族，必须继承和发扬本民族光辉的传统文化，这个民族才可能延续、发展，如果摒弃了一脉相承的民族传统文化，就必然会丧失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，就会失去立足的支点和前进的动力，就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
在新的世纪里，随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逐步加深，各国政府都加大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、研究和开发的力度，藉此来抵御不良思潮的侵袭，加强本国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，尽展独特的风姿，融入世界大家族的怀抱。

作为世界上历史最古老、文明最悠久的伟大民族之一，中华民族对民族文化遗产尤为看

重，对文化典籍的保护、研究和开发更是不遗余力。在新的经济时代里，大力弘扬民族文化，秉承文化传统，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冷静的思考，正确地辨识和选择，静中应变，既适应潮流而又不迷失自我，而且能够淳化世风，涤净心灵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，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振兴民族精神，凝聚民族力量，使整个中华民族血脉相通、紧密相连，共同走向团结、富强、光辉灿烂的明天。

为了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，我们从瑰丽璀璨的文化宝库中精选出二百多部各个门类的经典之作，编辑成这部《华夏藏书》大系，所选典籍皆凝聚着先哲圣贤的思想和智慧，构建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主体，塑造着民族的灵魂与性格。他们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与未来都产生着至为深远的影响。在编纂的过程中，我们参考了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三大丛书：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编选篇目，这三部巨著规模宏大，卷帙浩繁，汇聚了中国大量古籍，采录广博、内容丰富、考订精深、编次有序，为整理保存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做出了重大贡献。本部大系辑取了三大丛书的精华，又补三大丛书之不足，收书范围远远超过《四库全书》等此类丛书，收录了三大丛书拒收载和不及收载的一些重要学科典籍，如佛学、戏曲等。同时收录了清乾隆年之后的作品，如曾朴、李宝嘉等人的著作。另外，我们在编选过程中多方征求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，更为重要的是，近现代国学大师的推荐书目是本部大系选目的主要依据，如胡适先生《中国国故丛书》的书目、顾颉刚应孙伏园之请为《学报副刊》开列的书目、梁启超的《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》、章太炎的《中学国文书目》，以及汪辟疆、鲁迅、钱穆等人开列的书目，此外还有北京图书馆编印《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》的书目和屈万里在台湾出版《古籍导读》一书的书目等等。总之，凡中国古籍中各门类的精粹之作、经典之作，一律采录，使得本部大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，前无古人的华夏藏书。

同时，本部大系在体例上突破了传统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分类的方式，细分为六大部类，分类明晰，科学严谨。

在编纂过程中，我们全体编辑人员，怀着满腔的热忱，崇高的使命感，多方搜集资料，精心甄选篇目，细心标点校对，以出此力作。诚望为弘扬民族文化，光大华夏精神献出应尽的绵薄之力。但由于水平有限，难免有疏漏之处，敬请有识之士不吝赐教。

本书编委会

辛巳年叁月

华夏藏书

目 录

第六部 海外藏书

第一卷

海上繁华梦		(一)
珍珠舶		(二一九)
五美缘		(三〇五)
十二楼		(五〇三)

海上繁華夢

民國 孫家振

第一回

杜少牧海上游春
謝幼安花間感夢

滄海桑田几變更，繁華海上播新聲。

烟花十里消魂地，灯火千家不夜城。

車水馬龍游子興，金樽檀板美人情。

閑來編作新書看，綺夢迷離細品評。

從來俗語說得好：『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入自迷。』可知『酒』、『色』二字，虽是誤人，实是人自己誤的。然而繁華之地，偶一不慎，最易失足，即以上海一隅而論，自道光二十六年泰西開埠通商以來，洋場十里中，朝朝弦管，暮暮笙歌，賞不尽的是酒绿灯紅，說不了的是金迷紙醉。在司空見慣的，尚能心猿緊縛，意馬牢拴，視之如過眼烟云，漠然不動；而客里游人以及青年子弟，處此花花世界，难免不意亂心迷，小之則蕩產傾家，大之則傷身害命。何況人烟既盛，良莠不齊，詐偽丛生，是非百出。所以烟花之地，实又荆棘之場，陷溺实多，誤人非淺。警夢痴仙生長沪濱，浪游已倦，每一感及，怒焉傷之。

因平日所見所聞，集为一书，以寓劝惩，以资谈助。是故此书之作，谓为痴仙之游戏笔墨也可，谓为痴仙之一片警世苦心也亦无可。正是：

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千古繁华梦一场。

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却说苏州有个饱学秀才，姓谢，名景石，字幼安。原籍安徽休宁人氏，因避红巾之乱，徙居姑苏。父名谢阴恩，也是个博学儒生。母金氏，乃慈乡金念萱之女。当幼安临蓐的时候，其母梦满堂丝竹而生，因以「景石」二字命名，幼安为号，取谢安石东山丝竹之意。乃至长成，出落得一表人才，堂堂非俗；而且资质甚是聪颖，读书一目数行。因此才名藉甚，远近皆知。十六岁上案元人泮。十八岁娶了西村齐氏女眉姑为妻，一双两好，夫唱妇随，甚是相得。

孰料不多几年，父母忽相继逝世。幼安哀毁逾恒，忽忽不乐。幸家道颇可温饱，遂绝意进取，做一个林下散人。每日里与二三知己玩水游山，名胜之区，足迹几遍。著有《小东山馆纪游吟稿》，自号小东山主，诗笔清新，艺林传诵。膝下二子：长名麒麟，年七岁，已就傅读书；次麒麟，年才五岁。幼安在家，闲暇无事，不是以诗酒自娱，便是与齐氏及两个小儿讲讲家常，谈谈各处山川的风景为乐。

一日，值元宵佳节。齐氏命下人整备酒筵，在花香月满楼

与丈夫庆赏元宵。夫妻父子，共是四人，团圆一桌，说说笑笑，颇极天伦之乐。两个小孩子，也甚乖觉，你一杯，我也一盞的敬与父亲。饮至月过花西，幼安酒落欢肠，不觉多用了几杯，玉山颓倒。齐氏命佣妇把残肴收拾，又唤乳娘将两个小孩儿领去安睡，自己与小丫头阿翠掌着灯台，扶了丈夫，一步步同进房来，伏伺着宽了鞋袜、外衣，上床安置。

那幼安是酒醉的人，一经卧倒，早入黑甜。朦胧之间，似有一人手拉手儿，飞也似的出门而去。回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乃自幼同窗、谊结金兰的好友：此人姓杜，名继勋，号少牧，文才出众，人品轩昂，平日之间，最是莫逆。幼安梦中因开言道：「我认是谁，原来牧弟。往那里去？」少牧道：「不必多言，去便自知。」幼安心下好生纳闷，因是至支，不便拒绝，顺着脚儿，一口气不知跑了多少路程。后到一处，人烟稠密，灯火辉煌，往来之人，衣服丽都，舆马显赫。正在看时，忽然少牧将手一撇，不知所往。

幼安大惊，定睛细视，觉得是从斜里一条小路上去的，放心不下，飞步狂追。却恨那条路曲曲折折、暗暗昏昏的，又狭又险。走了一程，觉着吃力，站住了脚，欲待路人问个信儿。谁知这条道上，进来的人甚多，出去的人偏是甚少，要想再走进去，又怕迷了路儿，心下十分焦闷。忽闻鼻观间一阵异香，

沁人心窍。抬头一看，见道旁有株桂树，那香乃从树上飘来。默念时值新正，丹桂那得有花？幸树身不甚高大，折取一枝。

凝神细看，但见这花果然开得香馥馥的，幽越宜人，甚是可爱，不忍轻弃，纳入怀中。举步欲行，猛听得人语喧嘩，有一大群人自内而出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村的俏的，不知其数。也有大呼小叫的，也有无精打采的，也有忿忿不平的，也有连连叹息的，也有半颠不颠的，也有撒娇撒泼的，也有形容憔悴似带重病的，也有衣衫襤褸似甚落魄的。末后一人，却是少牧，被那班人围住，着他进又不得，退又不能，万分窘急。幼安吃这一惊，却也不小。欲待迎上去救他，不知为了何事，且又孤掌难鸣，不敢造次，只得高声大叫，只望他自己出来。那知少牧竟如不见不闻，毫不理睬。幼安愈加着急。正当无可如何之际，猛见他睁着眼睛，把这班人瞧了一回，点点头儿，咬牙切齿的一伸手，在怀中拔出一把剑来，三尺多长，寒光闪闪，甚是怕人，向众人举手一挥，回转头来，又向自己当心直刺，心坎间忽然放出灵光，道：照得幽径通明。那一班人，发一声喊，一哄散去。

把个幼安一惊而醒，只吓得冷汗涔涔，重衾湿透，却是一场奇梦。细听樵楼，正敲四鼓。桌上残灯，半明半灭。齐氏鼻息方浓。怀中花香袭人，犹似氤氲未散。细想方才梦中之事，

不知主何朕兆，真令人难解难猜。然究竟是个酒后之人，翻来覆去，胡思乱想了一回，依旧朦胧睡熟。

及至醒时，将是辰牌时分。齐氏已起，在窗前对镜理妆。幼安咳嗽一声，舒了舒腰，抽身坐起。齐氏问道：「昨宵酒醉，今日身体可好？为甚起得甚早？可要再睡片时？」幼安道：「昨夜不过薄醉，今已平复，不用睡了。」口说着话，随即下床，穿上鞋袜，套上外衣。早见阿翠推门进来，叫了一声「少爷，少奶奶」，端上脸水，伏侍幼安先洗了脸，然后泡上一碗玫瑰花的上细雨前茶来。此乃隔夜齐氏叮嘱，因恐酒醉的人起来不免口渴之故。幼安接着，呷了几口，放在桌上。一手拔了一个纸煤，唤：「拿枝水烟袋来！」阿翠答应，双手奉上一根汉口王恒丰赛银二马车烟袋，又随手划了一枝自来火柴，递与幼安。吸过几筒，放在一旁，问齐氏道：「两个小儿起来没有？」齐氏道：「谅应昨夜睡晚了些，今日尚未起身。」幼安点头道是。

其时齐氏妆已梳好，阿翠过来理了妆具，重新取上牙梳竹篦，与幼安梳辮。幼安又饮了口茶，将夜来梦境，与齐氏从头至尾细细的说了一番。齐氏道：「古语有云：『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』。大约无甚吉凶。况丹桂飘香，乃是登科之兆，或主将来题名金榜，也未可知。」幼安笑道：「功名二字，我已置诸度外，即使将来果应是梦，何足为荣！况目今时世，不重科甲

出身，只須略有錢財，捐納一官半職，便可身膺民社，手握銅符，反把那些科甲中人瞧看不起，不足说他迂腐，便是说他寒酸。所以弄得時事日非，世風愈下。反不如靜守田園，享些清闲福味的好。你向來也是个极有识见的女子，如何反想到这一条道儿？只恐此梦将来断不是这般应法。齐氏道：『我也不过是依梦详梦罢了，未来的事，那里能猜得准他？何必挂怀，反多疑虑。』幼安道：『我倒不妨，但是杜家二叔，只怕这梦不应则已，应时凶多吉少。』齐氏尚未回言，忽听楼下僮儿谢义高声问道：『少爷起身不曾？』桃花坞杜家二少爷清早到此，现在书房候着。』幼安回道：『我晓得了，请他少坐，即便下来。』谢义答应，自去回覆。

幼安整了整衣，移步下楼，来到书房。其时少牧坐在书案之上，看那上海寄来的新闻纸儿，见幼安出来，连忙立起，叫声：『安哥！惊动你了。』幼安笑道：『自己弟兄，何须客话？我因昨宵家宴，多饮了几杯酒，故此起得晚了。牧弟，你来得好早。』少牧道：『我昨日与少甫家兄在虎邱闲游了一回，即便回去，睡得甚早。今日家兄又到沧浪亭探友去了，我独自一人，在家寂寞，故此出来早些。』幼安道：『原来如此。少甫近来兴致可好？我有五六天不见他了。』少牧道：『他自从去年起了个消寒诗社，诗兴甚好。昨日想做几条诗谜，与各社友庆赏元

宵，后因我强着他一同出去，故而未曾做得。』幼安道：『少甫这人果然风雅。』少牧道：『家兄果其风雅，只是僻性些儿。前几天，我偶然想起上海地方风景甚好，只恨从未到过，要与他同去一游。他偏执意不肯，反说上海繁华，我辈少年不去为妙，又讲了许多拦阻的话。安哥，你道这意见僻是不僻？』幼安道：『少甫的话，却也不错，上海地面太觉繁华，少年的人血气未定，本来少去为是。』少牧笑道：『甚么！安哥，你也来了！我想人生世上，游历两字是不可少的。上海虽说世界繁华，依我看来，只要拿定念头，也未见得年少的人必不可去。何况我们不过略住几天，见识见识风景，便回来的，有甚紧要？就是李子靖大哥，他不是常住在洋场上么？年纪也只三十多岁，何尝闹甚事来？安哥如肯做个伴儿，我一定要去走走。不知意下若何？』幼安道：『说起子靖，前日他有贺年信来，甚是挂念我等，深恨不能时常聚首。我已写有回信去了，不知你可曾有信寄他？』少牧道：『我本来也想写封信儿，只因有到上海去的意思，将来聚晤不远，故此未曾寄得。』幼安道：『照你说来，你当真要往上海游玩去么？实对你说，我昨夜得了一梦，甚是不祥。劝你还是静住在家，不要出门的好。』遂将昨夜梦中之事，一五一十的又细细述了一番。那少牧本来是个疏放的人，那把这种梦儿放在心上？只因幼安说得十

分郑重，故回言道：「古人有云：『梦寐之事，不可不信，却也不可尽信。』」安哥不肯陪我罢了，我一个人难道不能去得？只是寂寞些儿。」

幼安听到他这两句话，晓得少牧是有些孩子性的，他说得到便做得到，不陪着去虽是无妨，惟恐日后倘然真的有甚事情，既是至交，何能放心得下？想到此处，不由不反自己转口道：「话虽如此，我也并不是拘三泥四的人。你既一定要去，我又闲着在家，上海也不甚多远，何妨陪你走一遭儿。但是少则十天八天，多至半月一月，定要一同回来，方可使得。」少牧听幼安忽然答应去了，好不欢喜，连说：「这个自然。我到上海，本来并无正事，决不多耽擱日子就是。」幼安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想何日动身？」少牧道：「今日是十六，我须回去收拾收拾，后天十八可好。」幼安道：「这却随便。不知坐甚船只？」少牧道：「若要快些，戴生吕的小火轮船最好。」幼安道：「我们此去，原是游玩，并非急事，我想不如唤只无锡快船，可以沿途看看景致，岂不甚妙？」少牧道：「安哥既然喜欢，我回去雇一只大号的。」一人说说谈谈，时已将午。谢义端上中膳，幼安就留少牧吃过了饭，方才回去。不必细表。

且说幼安送少牧出门，回至楼上，走到房中，麒儿、麟儿双双的过来，叫了一声「爹爹」。幼安问道：「你母亲可在里面？」

面？」麒儿道：「往绣娘房里看做鞋子去了。」幼安道：「你说爹爹唤他。」麒儿答应，才待要去，麟儿争着他要去唤，两个小孩忽然相闹起来。幼安喝住道：「不要胡闹！你二人同去就是。」麟儿听得，始欢欢喜喜的与麒儿一同去了。不多一刻，齐氏回房，麒儿、麟儿也一齐跟着进来。幼安遂将方才少牧约到上海游玩，择定十八动身的話，说了一番，并言：「去去即回。家中倘有要事，不妨写信到申。麟儿待先生开学，便当送去读书，不可使他躲懒。麟儿须要寒暖当心。」细细的嘱咐了。一回。齐氏因丈夫向来出游惯的，上海又近，所以绝不阻挡，只说：「昨天夜梦不祥，今日杜家二叔恰又前来约伴，须要谨慎些儿，早去早回，没甚事情最好。」幼安点头称是。

二人说罢，一个牵着麒儿，一个牵着麟儿，同下楼来。幼安向帐房中取了廿块洋钱，交与谢义，叫他买些土仪，预备到上海时送送亲友；又顺便购些火腿、酱菜等物，以为路菜。过了一宵，齐氏唤阿翠收拾了一副铺陈、一只衣箱，带些棉皮衣服，取下楼去，交与谢义。

两天易过。到了十八，幼安一早起身。梳洗已毕，吃了早膳，下楼来到书房，令谢义将一切应用零星杂物，收拾了两只网篮。诸事才完，听得有人叩门，乃是少牧与船家到了，说船泊阊门外太子码头。幼安问少牧：「行李可曾下船？」少牧

道：「均又定妥，但等起程。」幼安遂喚謝義挑了行李鋪陳，同着船家先去。自己回至房中，別了齊氏。因他懷孕在身，已有六个多月了，故此叮囑了好些留心在意的話，又吩咐阿翠及乳娘等一总下人諸事小心。然后下楼，同着少牧出了大門。早由謝義喚有兩乘轿子候着，轿役伏伺二人登轿，抬上肩頭，如飞的向碼頭而去。

船家一見，急忙鋪好跳板，搭上扶手，請二人下船。其時謝義早經到了，鋪陳各物，俱已落艙，見主人登舟，上前交代明白。幼安對少牧道：「不曾問你，可帶个下人同去？」少牧道：「蘇地到申，路途不远，况且少甫在家，不时有事差遣，所以并未帶得。」幼安道：「謝義可要隨去？」少牧道：「也可不必了罢。謝義并未到过上海，聞听人說，租界地面禁令極多，譬如沿途不准便溺，當街不准晒衣，午后不准傾倒垃圾，夜深不准酗酒高歌，比不得我們蘇州地面，可以事事隨便。倘然不知底細，犯出些兒事來，反于主人不便。你道是也不是？」幼安點頭道：「這却不錯，亏你想得甚是周到。」因喚謝義言道：「轿夫的轿钱叫他家中去取，你也可以回家去了。我們此回不帶下人，待等回來之日，有信來蘇，你到碼頭迎接就是。」謝義諾諾連聲，辭了主人，又回身辭了少牧，上岸同着轿夫自去。这里船家問明并无別客，隨即拔了跳板，解了纜繩，立刻開船

了。

一路上，波平浪靜，日暖風和。謝、杜二人，有時說些閑話，有時看些野景，甚是有興。到了飯時，船家端上菜來，乃是兩尾鯽魚，一碗肥肉，一碟子火腿，一碟子羊糕。少牧在網籃內取出兩只小酒杯兒，一瓶天津帶來的白玫瑰酒，先斟了一杯，遞与幼安，又自己斟了一杯。幼安略略喝了几口，因是高梁，不敢多喝，喚船家取上飯來。少牧喝了两杯，也用飯了。船家候二人吃畢，撤过残肴，打上臉水洗臉，又泡了一壺茶來。幼安取水烟袋吸了几筒水烟，少牧吸了半枝呂宋烟。此時正是順風，船家扯起篷來，但听得水聲潺潺，那船就如弩箭离弦一般的速。

行有八十余里，天漸黑了，船也停了。幼安取出一只洋蜡燭台，點上一枝洋燭，照得滿船澈亮。船家端整夜膳，与日間大略相同，不过两只碟子換了一碟松花皮蛋，一碟爆魚。二人吃罢，在灯下又略谈了一回話兒，各自安睡。

破曉醒來，但听得耳畔呼呼風响，船家早已开行。及至申牌时分，离上海只有一九路了。幼安問少牧道：「我們上岸，还是借客棧的好，还是到集賢里住在子靖大哥那里？」少牧道：「我想借客棧罢，省得攪扰人家不安。」幼安道：「我本来想住在子靖大哥家的，既然你的意思喜欢借棧，我也不到李家

去了。『少牧道：『这便甚好。但不知借在北市还是南市？』幼安一想，少牧是个爱热闹的，就是借在南市，一定也要天天往北，倒不如北市便些，因道：『还是北市住罢。』少牧因唤船家问道：『你们的船往常到上海时，停在什么地方？』船家道：『南市不拘何处码头。若是北市，或者观音阁码头，或者洋泾浜上岸便些。』少牧对幼安道：『我们一准停在洋泾浜如何？』幼安道好。船家答应，自去料理。幼安本是惯于出门的人，一面答话，一面收拾行李一切，又替少牧也收拾好了，唤船家进去打好铺盖，只等上岸。

不多一时，船已进了浦江。但见帆樯林立，舟楫云屯，果然热闹异常，不比别处。又行有半刻多钟，这船正欲进洋泾浜，猛听得船上人发一声喊，船身忽然往前一磕，约有半箭多远，霎时幌幌荡荡，颠簸起来，几乎侧将转去。船中诸物，叮当震响，幼安、少牧相顾失色。正是：

放眼乍来风月地，惊心已入是非门。

毕竟不知这船为何倾侧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集贤里故友相逢
长发栈行踪小住

话说幼安、少牧船到浦江，正要摇进洋泾浜时，忽然船身往前一磕，船中诸物震动。究竟为了何故？原来这无锡快船说大不大，说小却也不小。其时天色将暮，潮水落枯，不得不由浦心而行。正欲转湾进浜，不提防有一只小火轮船，由南而北飞也似的斜刺里驶来。还算船家眼明手快，急急避开，已只远得二三尺地面。轮激水涌，势不可当，船身遂颠簸起来。直至过去远了，方才平复。船家吓得浑身是汗，说声：『好险！』定一定神，等那水势涌过，把竹篙点上两篙，方才平平稳稳的撑进浜去。幼安惊魂稍定，对少牧道：『我们才到上海，如何就有这平地风波？好不可怕！』少牧道：『这是船家偶不小心之故，以致吃这一惊。』幼安抬头向舱门一望，道：『如今船已进了浜了，想来就要停歇。你我皆是初次到此，不知客栈在于何处，还须先自上岸一问。』船家闻言，在后舱内接口答道：『这里洋泾浜，就是长发客栈，不但上岸便当，并且房屋高爽，

應酬周到，飯食精潔，故此來往客商歡喜住的甚多。不知二位爺們可要同去看看？」幼安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把船泊在那邊便了。」船家答應，吩咐伙伴揀個隙地泊好了船。恰好岸旁有條馬鞍水橋，又大又平，果然上岸狠便，不必再鋪跳板。

幼安遂與少牧登岸，由船家領着，同到棧中。只見好所高大房廊，門闌上懸着「長發棧」三個字橫匾，兩旁牆上，又有「仕宦行台」四個大字的長招牌兒，規模闊綽，氣象軒昂。二個人一直進去，尋見帳房，說明來意，便有茶房領着，去揀選房間。幼安看了樓上第一進第二間官房，設着現成的兩個榻兒，便命船家將行李挑上岸來，一件件檢點清楚，交與茶房代為安放。少牧取鎖匙開箱，取了四塊洋錢船錢、五角小洋錢酒錢，給與船家。那船家也不爭論，謝了一聲，下船自去。姑且不表。

這裡幼安喚茶房將床帳被褥鋪設好了，茶房送上一個房門鎖匙，交代：「若然出去，須要下鎖，將匙交與帳房。因棧中來往人多，防有失竊一切。」幼安接過，藏在身旁。此時天已黑了，樓上樓下點起自來火燈，照耀得滿室通明，如同白晝。少頃，茶房擺上夜膳，共是四盆一湯，也甚精緻。二人食畢，洗過了臉，喝了杯茶。因昨夜睡在船上，不甚舒服，起岸時又勞頓了些，覺得精神疲倦，即便閉上房門，各自安睡。

及至醒時，隱隱聽得大自鳴鐘已敲九點。幼安先自起身，

喚茶房打水擦臉。少牧也起來了，一同吃了早點。令喚一個剃髮匠來，梳了發辮。幼安道：「今日天氣甚晴，你我先到李大哥那邊走走可好？」少牧道：「李大哥的信上，他說住在英大馬路集賢里內，不知有多少路？」幼安道：「可叫茶房喚兩部東洋車子，他們自然認識。」少牧道：「說得不錯。」遂將帶來的土儀，各自揀了四包，央茶房挑了，說明住址，喚定車輛。幼安鎖上房門，把鎖匙交給帳房，與少牧登車而去，茶房挑着禮物在后跟隨。

此時天氣尚早，洋場上还未上市，一路做買做賣的人也十分擁擠。幼安暗暗想道：「昨日我們上岸，天已黑了，街上却甚熱鬧，今日天未過午，怎么反是這般樣兒？看來上海地方真是全靠夜市。」正想之間，車已到了。二人下車，給過了錢，茶房領着，一步步同進弄去。因不知是第幾號門牌，所以逢人便問。那曉得洋場上的居民，虽是近鄰，却也不通問問的多，一连問了几家，皆說不知。后見一家門上貼着「帝德乾坤大，皇恩雨露深」的朱紅門聯，認得是李子靖寫的，涼必住在这里無疑。少牧便举手叩門，里边答应一聲，走出一个人來。兩下一看，多不認識。幼安知是錯了，只得向那人言道：「借問一聲，這裡府上可是姓李？」那人操着湖南口音回道：「我們家姓平，不是姓李。」少牧道：「請問有位姓李名子靖的，可曉

得住在那里？」那人道：「可是杭州人，官名一个卫字么？」幼安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道：「你们还要往里走几步哩。留心看他门上，贴有『武林李寓』四字的便是。」幼安道：「如此，倒惊动了。」那人回声：「好说。」关上了门，回身进去。

二人依着那人之言，一路往里而行。少牧对幼安道：「方才那一家姓平的，不知可是李大哥信上不时提起的平戟三么？说他是个武科出身，却又文才出众，与李大哥甚是莫逆。」幼安道：「这话却论不定。我看他那付门联，明是大哥亲笔写的，必定彼此有些交情。况且方才答话的人，又是湖南口音，看来竟有九分不错，且到那里一问便知。」

二人说着话，只管前行。茶房道：「爷们慢走！只恐这里就是了。」幼安一看，果见门上有『武林李寓』四个大字的珊瑚笺贴条，因与少牧站住了脚。正要叩门，听得「呀」的一声，里边有人出来，正是跟子靖的小厮李贵。一见二人，急忙打了个千，尊声：「谢大少爷、杜二少爷，几时到的？请里面去。」二人尚未回言，子靖听见有人说话，迎出外来。彼此是久别渴想的人，见面之下，好生欢喜。子靖忙让幼安在前，少牧居后，二人同至客堂坐下。李贵献上茶来。子靖先问二人：「可是才到？如何不见行李铺陈？」幼安答：「是昨晚到的。因想徘徊几天，惊扰府上不安，故此住在三洋泾桥长发栈中。」子靖道：

「自己弟兄，说甚『惊扰』二字？就是多住几天，我这里也是极便。停刻我差李贵把行李搬来，岂不甚好？」二人同声的道：「大哥有意，请候缓日，这回可不必了。」子靖尚欲有言，动安将别话岔了开去，少牧又说了些少甫在苏未来，托词致候的话。子靖也问了一番两家眷口安好。李贵过来，向主人耳边低低的禀了数句话儿。子靖起身，告一个便，来到外厢，把送来的礼物收了，给了四角小洋钱力钱，吩咐茶房先自回栈去讫。

复至客堂，向二人道：「承蒙厚赐，我都收了，随来的茶房已经着他先去。你二人就在这里便饭，畅叙一天，可不好么？」二人知道子靖脾气，他是个很直爽的，因道：「搅扰不消说得，但是不必多备肴饌，反使我等不安。」子靖道：「这才是个知己！本来有甚客气？」少牧问道：「我等方才来时，误叩了一家姓平的的门，不知此人可是大哥时常提起的平戟三兄？」子靖道：「一些不错。此人很可交得，只是你二人没有会过面儿。好得近在咫尺，我立刻着李贵去请来叙叙何妨？」幼安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子靖遂唤李贵言道：「你快到平公馆去，说有两位苏州来的客人在我家中，要会会他。如大人在公馆中得暇，请他便来。」李贵答称：「晓得。」子靖又附耳道：「你出去，先到聚丰园唤席菜来，再到言茂源，叫他送十斤京庄。快去快回，不要耽搁。」李贵诺诺连声而去。

不多一刻，听得门上钟铃声响，进来一人，年约三十余岁，品貌甚是轩昂。身穿天蓝缎子灰鼠长袍，天青缎子灰鼠马褂，头上戴一顶建绒镶边缎子顶的瓜皮帽儿，足登三套云元缎京鞋。子靖见是戟三来了，急同幼安、少牧降阶出迎，偕至客堂，作了个揖。幼安等彼此问过名姓，因是初次见面，不免说些仰慕的话。少顷，酒席已到，子靖命摆在东书房中。安排已定，相率入席。四人略略谦孙一番，幼安坐了首位，少牧居二，戟三第三，子靖末座相陪。席间，幼安与少牧讲些苏州事情，戟三与子靖说些上海风景，甚是投机。

酒过数巡，子靖道：『我们闷酒无味，可要行个令儿顽顽？』戟三道：『甚是使得。请谢幼翁先起如何？』幼安想了一想，道：『今日人数太少，别的酒令未必能行，不知「飞花」可好？』少牧道：『「飞花」太觉便当，不如「席面生风」，略似耐人寻味。』子靖道：『依我想来，就是「席面生风」，那些「鸡」「鱼」一切容易的字，也须除去，只说每人面前摆着的果品。未知列位如何？』幼安道：『大哥吩咐，遵命就是。』子靖遂斟了一杯令酒，双手递与幼安。幼安也不推辞，一饮而尽，看看自己身旁，摆着一盆橄榄，遂随口念一句古诗道：『细续公诗如橄榄。』挨着字儿一数，应是戟三与子靖饮酒，二人各自干了一杯。次及少牧，他身边乃是一碟瓜子，因道：『绿含瓜子瘦堪』

怜。』应幼安与子靖同饮，二人也俱干了一杯。少牧道：『如今是平戟翁了。』戟三见身旁是碟花生糖儿，摇摇头道：『这「花生」二字，只怕古人诗上很少。』子靖道：『真是少见。』戟三沉吟了一回道：『有了！我想着一句：「云喷石花生剑壁」，不知此「花生」二字可能借用？』幼安点头道：『借得很好。』少牧依着字儿一点，该子靖与戟三自己饮酒。戟三道：『什么说？自己行令，自己喝酒！我只想了诗句，没将字数算算，不是我的心太觉粗了？』子靖笑道：『俗语说得好：「自搬砖儿自打脚」。本来有的。快请一同干这一杯，我要来收令了。』戟三无语，一吸而干。子靖身边摆的是一碟福橘，遂念了一句：『山中奴隶橘千头。』照字点去，应少牧一人饮酒。少牧道：『人家一句诗儿是两杯酒，大哥只有一杯，却偏偏作成了我，倒也凑巧得狠。』子靖道：『只算我心敬的罢。如今是应你的令了。』

少牧干过了酒，道：『我也是「席上生风」，但不许用着酒饌，只许用每人身边席上的动用器皿，又要用身体上一个字，又要做一个手势儿，把这句诗描摹出来。说不出的罚酒，说出的就此过令，省得牵累别人。未知可好？』戟三道：『这倒有趣。』少翁请先做个样儿，我们瞧瞧，然后可以依令而行。『少牧点头称是，遂满满的斟了一大杯令酒，立起身来，将酒杯高高擎起，笑嘻嘻的念出一句诗来，道：『我说的是「万事不如杯在』